

旧版书系

# 流亡三迤的背影

*Liuwang Sanyide Beiying*

朱自清等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# 流亡三迤的背影

*Liuwang Sanyi de Beiyǐng*

朱自清等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流亡三迤的背影 / 朱自清等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 1

(旧版书系)

ISBN 978 - 7 - 222 - 07197 - 1

I. ①流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2090 号

责任编辑: 唐贵明

装帧设计: 燕鹏程

责任校对: 范晓芬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 流亡三迤的背影

作 者 朱自清等 著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650034

网 址 www. ynpph. com. cn

E-mail rmszbs@ public. km. yn. cn

开 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20 千
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2 - 07197 - 1

定 价 23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: (0871)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## 书 前

### 周良沛

此书，以作者年龄为序所排列出的：朱自清、闻一多、老舍、冰心、沈从文、巴金、李广田、彭慧、李长之、费孝通、宗璞、柯岩十一位新文化的名家，为我们镶嵌了一道钻石的文化长虹。

十一位列首的朱自清先生，他那篇写于一九二五年，距今已八十多年的《背影》，上到我上面的好几辈，下到我的下三辈，都细读过它，都太熟悉它。这篇两千字不到的短文，我们往下，还不知有多少代人都会继续读下去的。他笔下那位两年不见，终于忘却了儿子的不好，尤当病痛缠身，想到“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”所惦记儿子的父亲，再次分手送儿北上，步履蹒跚，行动不便，还是放心不下，频频回首，要一再关照，儿也望他所远去而混入人群的背影，怅然感伤望它的淡淡忧愁，也这么一直淡淡的，愁忧了我们。

先生是这当中年龄最长的，也是走得最早的一位。今日再读他抗战时逃难到云南所写的《蒙自杂记》，

又似看到，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那一代逃难流亡到云南的文化人之背影。

当时，从沦陷区涌至昆明的人日增，物价飞涨，发国难财的奸商越发越狂，公务员的生活越来越难过。朱先生——

只好在这大后方找到物价较便宜的成都，让夫人带着孩子在那里东门外一所尼庵的三间草房里安顿下来。但孩子相继生病，食米常靠亲友接济。他寄诗给叶圣陶道：“累迁来锦城，萧然始环堵。索米米如珠，敝衣余几缕。老父沦陷中，残烛风前舞。儿女七八辈，东西不相睹。众口争嗷嗷，娇婴犹在乳。百物价如狂，踧踖敦能主。不忧食无肉，亦有菜园肚。不忧出无车，亦有健步武。只恐无炊米，万念日旁午。况复三间屋，蹙如口鼻聚。有声岂能聒，有影岂能替。妇稚逐鸡狗，攫人若网罟。况复地有毛，卑湿丛病蛊。终岁闻呻吟，心裂脑为棼……”朱先生只身在昆明，冬日寒衣无着，只好买件赶马人用的披毡，披着从北郊黎院村进城上课。除在“联大”授课，又在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。暑假，不得不卖自己珍藏的碑帖，换取一张回成都探视妻儿的机票……

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，他签名于《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》，八月六日，胃痛急剧，并发肾炎，犹谆谆告嘱家人：不要买当局配售

的美面！十二日在贫病交加中辞世。始终是一位不以流俗合污的“自清”者。

他死于贫病交加的凄凉总还伴以一种精神坚持的伟大而存于史。有的，在那乱世，还不是死在鬼子，或反动派，而是死在某些“读书人”的手里，那才真冤呐。画家蔡威廉，蔡元培的女儿，是位非常忠厚本分的人，在“国立艺专”任教。“这些读书人来到后方，却打来闹去”，“纠纷纷纷，是非混淆”，且有一些“‘艺术家’疑心多，计策多”，蔡家女儿就在此中失业了。虽然忠于艺术的她坦然面对这样的窘境，生活却让她活不下去的死在昆明。述说这样的悲剧，我不知是否可以将蔡威廉先生置于“读书人”之外来说“读书人”。

在那个社会，比起一般人，相对的说，教授的待遇并不算低，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都是家累太重才如此。闻先生有门绝招：篆刻印章。但他刀下的艺术，不是匠人的手艺可比。为博升斗，是日以继夜的治印。但“操守极严，有所不为的，好些以贪污、杀人起家的权贵，重金请他治印，都为他严词拒绝”。据一九四八年他的《全集》中的《事略》所言“闻先生自从美国归国任教后，二十余年，从不过问政治。到抗战后期，因为目睹国内政治腐化，贪污遍地，物价暴涨，民不聊生，蹙然忧之。民国三十二年秋天，闻先生的一位在教导团从军的侄儿经过昆明时，历历为先生陈述军队中的腐化，黑暗齷齪，先生大受刺激，于是闭

门不出，深思七日，考虑其今后的人生态度，应该像过去一样埋头书斋不问世事，抑应该走出书斋，仗义执言。深思七日之后，他觉得他不只应该做个研究学问的读书人，而且更应该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去关心政治。”

战争本身当然是灾难，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，使稍有民族意识的人都不会附逆，走出北平，必然走出书斋，流亡途中，又必然目睹国难中的民众生活和山河的破碎，甚至自己也得葬身于它的破碎中。过去，我们从她作品感受到爱的哲学的冰心先生，她在逃难到的后方昆明呈贡，在那“高岗起伏、远村隐约、淡云来往、秋阳暖背、爽风拂面”，住在她“妥帖、快乐、安稳”的，不仅是她个人的，也是逃出不做亡国奴者精神的“默庐”。但她一想到苦恋的北平，过去“晴空下的天安门，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，高呼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’的，如今只镇定的在看着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學生行列，拖着太阳旗，五色旗，红着眼，低着头，来‘庆祝’保定陷落，南京陷落……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跟随着。”往下，作者没有再说什么，虽是物资匮乏的贫困，却可以从她逃出沦陷区，而有大量精神自由于闲适、飘逸的对比之中所感到她的心痛……

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！

他们关心街头的抗战宣传；在车上关心送儿子上前线的英雄母亲；在轰炸中弹的废园一旁，看到掘出

的死者惨不忍睹……往后在那“一排绿栏杆还在摇摇晃晃”地悬在“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上”的废园，又看到“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色”，“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”，看到“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”。

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！

作完他《最后的一次演讲》，随即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无声手枪下的闻一多，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。牺牲的壮烈，诗的壮丽，仍迸发他所追求之激进的光焰。可是，看他租好房子等夫人来的心情，真是柔情似水，好像在布置新房似的。这位从美国回来的“洋”学者，他的婚事，是不违父母之命的结合，也是“先结婚后恋爱”的。此时，他的感情是很动人的。人世的生活，哪怕在这国难之中，仍在各自的个性之中，以它独特的方式，以人要过日子的方式运行。在云南看云南的云，当是别样的情致。然而，作家从它的变幻却想到世态，看到实用主义的拜金、市侩之风在腐蚀生活之害的等等的社会问题而对我们的“无言之教”。这样一来，从他那“别样的情致”之中，也看到这些作家、学者，留下他们流亡三迤的文化背影。

这是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，近年不少影视涉及这一题材，不论具体作品的好坏，都只是一个开始。本书两位健在的著名女作家宗璞和柯岩，当年都是学校的“小朋友”，现在都年过八十了。宗璞这几年围绕“西南联大”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写了《南渡记》《东藏



记》《西征记》，接着还有《北归记》的四部长篇。柯岩这篇《六十年后的作业》更是她在这个题材领域试笔的开始，她答应了保山今日的“小朋友”，要为他们写她自己在保山还是个“小朋友”的生活，她那“人的一生都在路上走”的哲理，也是每个人的现实。只要健康允许，有她写的。这不仅是哪一个人之所愿，还有许多人，不仅为个人，为历史，为时代，也是如此想。

这里编辑的这一本，当然也是开始。有几位作品数量够单独成册的，则单独成册。像冰心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，这里用的也是她《文集》之外，四〇年在香港发表过的佚文。类似这些需要搜集、发掘的东西还很多。何况，有的当事人当年没有写，如今在回忆着写，宗璞的长篇，就有这个意味。年轻人以此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，一百年后都有他们的艺术空间。有的地方，请名人写“到此一游”，想以它做当地“靓丽的名片”的文章。书印出来压库。好心人担心我们蹈此旧辙，我们则无此忧心；它不是走马观花，是凝聚人生感悟之作；它不是广告，是文化；是抗战时流亡三迤者留下历史的，文化的背影！

2010. 3. 1. 乡居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书 前 ..... | 周良沛 | 001 |
|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
### 朱自清 (1898 ~ 1948)

|            |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|-----|
| 蒙自杂记 ..... |  | 001 |
|------------|--|-----|

### 闻一多 (1899 ~ 1946)

|                |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|-----|
| 安家昆明 .....     |  | 005 |
| 《西南采风录》序 ..... |  | 007 |
| 最后一次的讲演 .....  |  | 011 |

### 老 舍 (1899 ~ 1966)

|            |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|-----|
| 滇行短记 ..... |  | 015 |
|------------|--|-----|

### 冰 心 (1900 ~ 1999)

|            |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|-----|
| 默庐试笔 ..... |  | 037 |
|------------|--|-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摆龙门阵 ..... | 051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**沈从文 (1902 ~ 1988)**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记蔡威廉女士 ..... | 054 |
| 云南看云 .....   | 060 |
| 黑 魔 .....    | 067 |
| 在昆明的时候 ..... | 079 |
| 怀昆明 .....    | 086 |

**巴 金 (1904 ~ 2003)**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废园外 ..... | 092 |
|-----------|-----|

**李广田 (1908 ~ 1968)**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绳的用处 ..... | 095 |
| 日边随笔 ..... | 098 |
| 废墟中 .....  | 102 |

**彭 慧 (1907 ~ 1968)**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找房子 .....     | 121 |
| 一个战士的母亲 ..... | 124 |

李长之 (1910 ~ 1978)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昆明杂记 ..... | 133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费孝通 (1910 ~ 2005)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在滇池东岸看西山 ..... | 144 |
| 鸡足朝山记 .....    | 148 |

宗 璞 (1928 ~ )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梦回蒙自 .....    | 180 |
| 小东城角的井 .....  | 184 |
| 三千里地九霄云 ..... | 187 |

柯 岩 (1929 ~ )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六十年后的作业 ..... | 193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蒙自杂记

朱自清

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，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。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，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。

蒙自小得好，人少得好。看惯了大城的人，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，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，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，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。但是住下来，就渐渐觉得有意思。城里只有一条大街，不消几趟就走熟了。书店，文具店，点心店，电筒店，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。城外的名胜去处，南湖，湖里的崧岛，军山，三山公园，一下午便可走遍，怪省力的。不论城里城外，在路上走，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。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；自我扩展到无穷远，无穷大。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马湖，在那两处住的时候，也有这种静味。

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，带着卖煎粑粑。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，又便宜，我们“联大”师生照顾的特别多。掌柜是个四川人，姓雷，白发苍苍的。他脸上常挂着微笑，却并不是巴结顾客的样儿。他爱点古玩什么的，每张桌子上，竹器瓷器占着一半儿；

糖粥和粑粑便摆在这些桌子上吃。他家里还藏着些“精品”，高兴的时候，会特地去拿来请顾客赏玩一番。老头儿有个老伴儿，带一个伙计，就这么活着，倒也自得其乐。我们管这个铺子叫“雷稀饭”，管那掌柜的也叫这名儿；他的人缘儿是很好的。

城里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门对儿。这里许多门对儿都切合着人家的姓。别地方固然也有这么办的，但没有这里的多。散步的时候边看边猜，倒很有意思。但是最多的是抗战的门对儿。昆明也有，不过按比例说，怕不及蒙自的多；多了，就造成一种氛围气，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记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。这似乎也算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，是值得鼓励的。眼前旧历年就到了，这种抗战春联，大可提倡一下。

蒙自的正式宣传工作，除党部的标语外，教育局的努力，也值得记载。他们将一座旧戏台改为演讲台，又每天张贴油印的广播消息。这都是有益民众的。他们的经费不多，能够逐步做去，是很有希望的。他们又帮忙“北大”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夜校。报名的非常踊跃，但因为教师和座位的关系，只收了二百人。夜校办了两三个月，学生颇认真，成绩相当可观。那时蒙自的联大要搬到昆明来，便只得停了，教育局长向我表示很可惜；看他的态度，他说的是真心话。蒙自的民众相当地乐意接受宣传。联大的学生曾经来过一次灭蝇运动。四五月间蒙自苍蝇真多。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，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。灭蝇运动之后，街上许多食物铺子，备了冷布罩子，虽然简陋，不能不说是进步。铺子的人常和我们说：“这是你们

来了之后才有的呀。”可见他们是很虚心的。

蒙自有个火把节，四乡是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晚上，城里是二十五晚上。那晚上城里人家都在门口烧着芦秆或树枝，一处处一堆堆熊熊的火光，围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；孩子们手里更提着烂布浸油的火球儿晃来晃去的，跳着叫着，冷静的城顿然热闹起来。这火是光，是热，是力量，是青年。四乡地方空阔，都用一棵棵小树烧；想象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，光景够雄伟的。四乡那些夷人，该更享受这个节，他们该更热烈地跳着叫着吧。这也许是个祓除节，但暗示着生力的伟大，是个有意义的风俗；在这抗战时期，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，它的意义更是深厚。

南湖在冬春两季水很少，有一半简直干得不剩一点二滴儿。但到了夏季，涨得溶溶滟滟的，真是返老还童一般。湖堤上种了成行的尤加利树<sup>①</sup>，高而直的干子，不差什么也有“参天”之势，细而长的叶子，像惯于拂水的垂杨，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。再加上崧岛那一带田田的荷叶，亭亭的荷花，更像什刹海了。崧岛是个好地方，但我看还不如三山公园曲折幽静。这里只有三个小土堆儿，几个朴素小亭儿。可是回旋起伏，树木掩映，这儿那儿更点缀着一些石桌石墩之类，看上去也罢，走起来也罢，都让人有点余味可以咀嚼似的。这不能不感谢那位李崧军长。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军士筑的，崧岛和军山也是

---

①桉树。

他重新修整的；而这个小小的公园，更见出他的匠心。这一带他写的匾额很多。他自然不是画家，不过笔势瘦硬，颇有些英气。

“联大”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，是蒙自最好的地方。海关里高大的尤加利树，和一片柔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，进了门不但心胸一宽，而且周身觉得润润的。树头上好些白鹭，和北平太庙里的“灰鹤”是一类，北方叫做“老等”。那洁白的羽毛，那伶俐的姿态，耐人看，一清早看尤好。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灌木林的甬道，夜里月光从叶缝里筛下来，该是顶有趣的。另一个角落长着些芒果树和木瓜树，可惜太阳力量不够，果实结得不肥，但沾着点热带味，也叫人高兴。银行里花多，遍地的颜色，随时都有，不寂寞。最艳丽的要数叶子花。花是浊浓的紫，脉胳分明活像叶，一丛丛的，一片片的，真是“浓得化不开”。花开的时候真久。我们四月里去，它就开了，八月里走，它还没谢呢。

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

选自 1939 年 4 月《新云南》<sup>①</sup> 半月刊第 3 期

---

<sup>①</sup>目前看到的《新云南》有三种：一为北平宣武门外校场头条 3 号“云南旅平学会”于 1923 年 10 月 1 日创刊的《新云南》；二为上海法租界西门路 208 号“新云南月刊社”于 1929 年 3 月 1 日创刊的《新云南月刊》，它第 2 期是 5 月 1 日出，已成双月刊；三是昆明华山路 158 号“新云南半月刊社”于 1939 年 1 月 28 日创刊的《新云南》半月刊，由生活·读书·北新书局经售。



## 安家昆明

闻一多<sup>①</sup>

贞：武汉轰炸两次，心里着急，不知离武汉否，接到你们初到长沙的电报才放心，后来见报长沙也被轰炸，又急了好几天，直到前天二次电报来了，才知道全体动身，更是感天谢地。现在只希望路上不致多耽搁，孩子们不生病。这些时一想到你们，就心惊肉跳，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，我心里稍安一点。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，我就心痛，想来想去，真对不住你，向从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，这回又给我逃脱了，如何叫你不恨我？过去的事，无法挽救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，做你的奴仆，只要你不气我，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。好不好？昆明的房子又忠又难找，我来了不满一星期，幸亏陈梦家<sup>②</sup>帮忙，把房子

---

①这是闻一多先生 1938 年 7 月 28 日写信给夫人高孝贞的信，标题是编者加的。

——编注

②陈梦家（1911—1966）著名的考古学家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是蒋锡金认为技巧达“极致”的后“新月”诗人。

——编注